

梁山小五龙

马大哈的“天方夜谭”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众书场

2

封面设计 宋子龙

封面画 贾德江

责任编辑 汪 洋

大 众 书 场

本 社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阜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4,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78·81 定价: 1.10元

上卷

家文
萧宇

梁山小五龙

长篇章回评书

目 录

第一回	黄昏忆旧 金风树下伤臂断 夜半寻仇 侠肝义胆惊芳心	1
第二回	替兄雪恨 善卷洞二僧撒野 代人报仇 香火会乞丐逞能	30
第三回	敬慕英雄 上清宫老道仗义 痛恨国贼 飞云坡豪杰抖威	48
第四回	被困荒山 银龙挥舞扫群寇 待客古亭 翠袖轻摇显神功	73
第五回	正义江湖 铁骨铮铮感侠女 民族气节 血光闪闪斗番王	92
第六回	了却宿债 铁佛寺长老惜才 又结新仇 郢城县义士归天	117
第七回	借宿荒观 秋雨蒙蒙斗恶丐 自投魔窟 阴风凄凄袭化龙	142
第八回	独闯虎穴 奇英巧舌斗魔女 萍水托身 芳女舍臂救英雄	166

第一回 黄昏忆旧 金风树下伤臂断 夜半寻仇 侠肝义胆惊芳心

西子湖畔，六和塔下，一个中年断臂头陀踩着满地黄叶，低头漫步，徐徐地走着。只见他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四方方的同字脸，紫微微中透出一股刚毅之气，身穿灰布僧衣，白布高腰袜子，两道脸的僧鞋。特别是头上一道亮晶晶的金箍，把满头乱发束向脑后，更显得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夕阳如血，金风飒飒，吹得他左边空荡的袖管猛地甩动了几下。他象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似地，庞大的身躯猛然颤抖起来。他猛地扶住一棵高大的古松，不料，只这么轻轻一扶竟然把树皮给抓裂了一块。他心神一震，挺身站稳，才又小心翼翼地把那块树皮按了一下，嘴中喃喃自语道：“真是‘佛门虽大，难渡无缘之人’。我怎么又动了无名啦？阿弥陀佛！”原来此人就是那赫赫有名，扬扬有声，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的灌口二郎神武松。皆因带发修行，人称行者武松。

提起武松，那真是扬名江湖上，威震武林中。景阳岗神威打猛虎，狮子楼怒杀西门庆，十字坡力服孙二娘，快活林醉打蒋门神，飞云浦刀伤四公差，鸳鸯楼勇斩张团练……真是黎民百姓人人称颂，土豪劣绅个个心惊。可惜的是梁山泊首领宋江被宋王朝招安，接着奉旨打幽州，平王庆，远征大

这真是血战，梁山兄弟一百单八将十伤六七。特别是在征平方腊的战役中死伤更为惨重。这也是高俅、童贯等人的奸计，让义军之间互相残杀。开初，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与灌口二郎神武松等人就极力反对招安，要与宋江、卢俊义一伙分道扬镳，重占梁山。怎奈拗不过江湖义气，只得一道受了招安。但是，招安之后，武松一直拒绝征剿义军，特别是征平方腊，更不愿出战。

恶耗不断传来，好汉相继战死疆场，一百单八位弟兄仅剩三十多人。宋江多次派人去请，监军童贯威胁利诱，弟兄们好劝苦求，武松只是不愿上阵。最后，梁山五虎将大刀关胜出战方腊，眼看要败在方腊手下。阮小七、呼延灼、肖让、黄信等苦苦哀求，要武松看在兄弟份上前去解围。武松耳听众兄弟惨死在阵前，岂能无动于衷？何况向与关胜甚厚，只得赶上疆场。正值关胜受伤伏鞍，方腊高举宝刀要结果他的性命，武松赶上前去护住关胜，却被方腊刀削了左臂。

方腊被武松的英勇无畏震惊了，猛一愣神，竟被小卒广花荣射了一箭，栽下马来。武松急忙去扶方腊，宋军已蜂拥而至，生擒了受伤的方腊。至此，形势急转直下，征平方腊之役胜利告捷。奸贼童贯大加宣扬，详文上报说是武松断臂擒了方腊，不管武松怎么声明擒方腊之功不应归于自己，童贯硬是不听，终于为武松请功请赏，弄得举国上下尽人皆知。直到现在人们之中仍然流传着武松断臂擒方腊的故事。方腊被擒之后，方腊之兄方春及方腊次子方天豹、女儿方丽珠下落不明。监军童贯虽然一再严令搜寻，无奈大战之后血流成河，尸堆如山，虽是全军出动，搜遍疆场，却是踪迹皆无，

音信杳茫。最后，只得以“元凶方腊生擒，全家老幼尽死于乱军之中”上报朝廷，不了了之。当时，宋军真是“鞭敲金镗响，人奏凯歌还”。

不料班师回朝，五凤楼献俘之时，徽宗皇帝听信高、蔡、童、杨四奸之言把方腊处以凌迟之罪，活剥了三天。方腊临刑不屈，骂不绝口。面对方腊受刑之惨和视死如归的气概，武松的一颗刚强坚毅之心被重重地弹动了一下，毅然辞去皇封，叩别即将各去上任的梁山弟兄，将自己所有金银分赠穷困，然后遁迹佛门，独自去六和塔下六和寺带发修行，以终天年。幸得拼命三郎石秀遗一子名叫石化龙奉宋江之命拜武松为师，名为学艺，实则侍候武松起居。

哪知武松为人极为好强，虽断去一臂，仍勤学苦练，加之每日静坐，潜身钻研，除去原来师父周侗所传的三十六式天罡拳、七十二式地煞掌和七七四十九式连还腿鸳鸯脚以外，又练成内家真气，功夫大进。那石化龙父亲石秀战死江南，母亲也相继身亡，已成为孤儿。所以二人名虽师徒，却情胜父子。石化龙生性乖巧，聪敏过人，机警异常，全不象乃父乃师刚强不屈的憨直性格。特别是独出心裁，把天罡拳地煞掌合二为一，变成了左手天罡拳右手地煞掌，变化多端，神奇莫测。他还把四十九招连环腿鸳鸯脚配合暗器一齐使用，武松有徒如此，喜出望外。

石化龙也深知师父半生以来树敌过多，暗中多方戒备，爷儿俩倒也悠然自在，相安无事。

谁知近来连得恶耗，花和尚鲁智深在观潮寺坐化，豹子头林冲瘫痪多年病发死去，神行太保戴宗在东岳泰山去世，鼓上蚤时迁重病回家下落不明。武松一时急痛攻心，吐血倒

地。苏醒之后，想起生死故交永逝黄泉，又一痛欲绝。多亏石化龙苦口相劝，武松今天才缓步来到六和塔下散心。适巧风吹空袖，触动情思，加之落叶遍地，残阳如血，怎不叫他凄然泪下？！

这时，忽听身后石化龙叫道：“师父，酒不多了，要不要再沽一些来？”武松转过脸来，见化龙小心翼翼地站在身后，不由得爱怜地多看了几眼。只见十六岁的石化龙身長七尺，细腰乍臂，已出落得相貌堂堂，凛凛一躯，一张白里透红的长方脸线条分明，两道长眉斜插入鬓，双目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下面有一张见角见棱的小嘴，两边嘴角微微上挑，露出一股聪敏玩皮之气。武松一眼看见了他手中捧的酒葫芦，那还是林冲的故物，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当年火烧草料场，大闹山神庙，你林伯父就全仗着一葫芦酒才躲过那样的严寒。酒壮英雄胆啊！”说罢，接过酒葫芦一气吸干，反手交给石化龙叫去再打一葫芦来。然后，仰面长吁说道：“我要来个倒头睡不醒，一醉解千愁。龙儿，速去速回。”石化龙答应一声，向钱塘门内走去。

石化龙脚步又轻又快，不消片刻，已到钱塘门内通源酒店。刚想递上酒葫芦，只见路旁闪过一个穷汉，年约三十，又矮又粗，伸手拦住化龙说：“小少爷，可怜可怜我吧，老爹有病口馋。”化龙素性好善，摸摸袋中仅有一块重约二两的银子，掏了出来，沉吟了一下，一狠心掰掉一半交给穷汉。不料那穷汉还未转过身去。突然路边又闪过一个，也是又粗又矮的身材，年纪也在三十以上，也伸过一只手来，悲声说道：“小少爷，你老人家心真善，我也是前世有福今生得见善人。小少爷也可怜可怜我这个穷人吧！”

石化龙心中一动，知道自己惹下了麻烦。给吧，没钱打酒师父岂不生气？不给吧，前车后辙，说不过去。正在为难，一眼看见不远处走来一个娇小的女郎。一身藕色素裳，轻移莲步，飘然而至。年纪不过十七八岁，两道修长的手臂配合着柔软的细腰款步前行，宛若飘鸿，从对面滑了过来，简直象神话中的荷花仙子。一张鹅蛋形的粉脸被夕阳一照，泛起一层彩霞，闪闪放光。弯弯的眉毛衬着一对乌黑发亮宛若秋水的大眼睛，只要一扑闪就会喷射出一股寒冽冽亮晶晶的光芒。石化龙心中一颤，暗暗叫道：好一个绝色女子。

由于这仙子般的女孩子一掺和，石化龙竟把面前两个穷汉给丢在一边。只听那女子说道：“你们二人太不知趣了！人家这位少爷已经把银子给了一两，只剩下一两了，再给你们，拿什么打酒呀？”说罢，竟然笑吟吟地看着石化龙。石化龙心中更有些惊奇，虽明知事有蹊跷，但年轻好胜，心想：自幼跟随父亲师父练就了一身绝顶功夫，尚未印证过高低，又想试试他们三人是否一伙，遂把手里的银子又递给第二个穷汉。穷汉千恩万谢地接了过去，二人道谢后刚想走开，那女子竟然说道：“人家这位少爷倾囊行善，你们就真好意思全部拿走？那不行，你们二人留下一块，省得人家作难。酒打不成能交了差吗？别看他家大人只用一只手打人，要一生气真打起来，不打够一百单八下都不能算了。”石化龙心中一惊，暗暗想道：看起来这女子对我们师徒是了如指掌。莫不是恩师当年仇家到此？又一想，不对呀！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公开亮相呢？真是奇怪。

石化龙正自猜疑，见那两个穷汉听了女子的吩咐，都不情愿伸出自己的手，良久，才慢吞吞地把银子递了过来。那

女子笑道：“真是财帛动人心啊！你二人既然都不愿意拿出来。为了公道，那只好每人退出一半了。”石化龙一听，就知道自己用大力手法掰银一半的事已被女子看出。可能两个穷汉无此功力，只见他们各把银子递给那个年轻女子，看起来，这女子是首领无疑了。

那女子双手一齐伸出，各用拇、食、中三指把银子捏住。说来也奇，每块银子竟给她掰下一半来，双手一合已成一条，抖手抛向石化龙。石化龙接入手中一看，银子已被搓成一条小龙的形状。这等于公开招呼了！石化龙两指一扬，银条成了三截，说道：“出手之物，怎好讨回？”说罢，脱手三点寒星迅如电光石火射向三人。那两个穷汉欲躲不及，眼看打中穴道。不料在这个当口，那女子一声娇笑，身躯微晃，三截银条已全被抓在手中，抛还穷汉。她杏眼微瞪、樱口一撇，恨声说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谁耐烦管你闲事？”话未落音，两个穷汉向南一撒身钻入人丛，女子反而转身向东走去。

石化龙低喝一声：“远客到此，岂能过门不入？石某要无礼强留了。”说罢，一矮身形追上前去。不料那女子身法奇快，刚追到路口，猛然斜刺里一匹骏马扬鬃疾驰而来。石化龙猛然一惊，欲退不能。眼看人马相撞。做梦也没想到那匹马竟然已经前蹄一抱从石化龙头顶一跃而过。

石化龙已被激怒，一伸手竟没抓住。一个黄龙转身，见马上不知什么时候已骑上一人，正是那身穿藕衣素裳的妙龄女子。那女郎在马上樱唇一撇，扑哧一笑，向石化龙说，“吓掉魂了吧？快叫你家大人写个勾魂牌去。”说罢，一抖丝缰，那匹白马翻蹄亮掌，绝尘而去。石化龙追之不及，只好

重新来到通源酒店，凭自己是多年的主顾除了一葫芦酒，才快步赶回。

石化龙来到塔前，天色已黑了下来。远远看见师父模糊的身影已走向六和寺内。原来武松久等石化龙不回，金风飒飒微有寒意，方才步回六和寺中。到了东跨院师徒二人的住处，武松单手推开禅房门，抵着门扇呆呆地出神。好大一会儿竟然不知道移动。猛然禅房顶上发出一点轻微的声音，好象一片枯叶落地。若是一个武功稍低的人是不会觉察的。可是，武松功底本来雄厚，加上近年来潜移默化，比以前更加了得。顿时猛喝了一声：“哪道朋友深夜到此？”话到，人也随着蹿了出来，拧身纵上禅房。

出奇的是，夜幕茫茫，人迹渺渺。武松不由得一愣，心中暗想：我明明听见有人，不会有错。凭自己的身法跟踪出来，怎么竟会四无人迹呢？当今身法奇快者寥寥无几，且都跟自己素无瓜葛，怎会深更相戏？转念一想，也可能自己心事重重，一时听错了，如被他人知道，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想到这里，轻轻跳下房来。但是转脸一看，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个寒战，原来禅房中已出现淡淡的灯光。武松这一惊非同小可，同时也被戏弄得怒火中烧，身躯微颤。一个箭步，封住了禅房门户，凛然说道：“何方施主？咱家有礼了。”说着，一立单掌，掌风飒飒，向屋中人当胸劈去。只见来人身子一缩，双掌一翻一合，右掌切脉门，左手砸肩头，疾如闪电又快又狠。武松“哼”了一声，右肩一抖，那人砸在肩上的左掌竟然又被震了回去，右手被武松一个叶底偷桃抓在手内。武松刚想用力，那人忙不迭地连呼：“二哥撒手！”

武松闪目一看，原来是老兄弟浪子燕青。只见燕青虽年

过三句，可粉扑扑的一张漫长脸儿仍然清秀俊美无比。心里高兴，脸却绷着“哼”了一声，说道：“老八，自家兄弟，你怎么戏弄起愚兄来了？如若收手不及，岂不误事？！”燕青愣笑不语，抢着给二哥行礼，被武松一把拉住。二人一别数年，四目相对，真有隔世之感。武松让燕青坐好，自己取了一个蒲团盘膝坐在地下。这才问道：“你身为兵马都统制，不在任上整顿军务，怎么深更半夜来到杭州了？”

燕青一听，脸色凛然一整，说道：“谁耐烦做那鸟官！我也交还了封诰，自去河北大名老家去了。先祭奠了祖坟又到九宫山看望了公孙道兄，学会了他的九宫剑术。听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小弟又动了游兴，一逛就是半年，方才取道奔黄山。哪知刚到徽州竟然发现方腊的大哥方春没死，还带着方腊的次子方天豹女儿方丽珠出没于两广一带，在广西十万大山和乌龙岭铁狮山一带山上皆有垛子窑，声势已成。特别令人心惊的是方腊之女方丽珠竟然被云桂一带极负盛望的女魔头铁观音收归门下，练就一身软硬轻功，并且胸有权术，极会笼络人才，很得苗汉两族人的欢心。女魔王已把她定为传留衣钵的掌门弟子，并把梅花剑术传给了她。方丽珠在云桂一带树万扬名、当上总舵的瓢把子。我听说之后，想一探究竟。不料刚到五岭关，竟然有一个年轻人自称姓柳名和，江湖人称穿云燕子，奉方丽珠之命前来见我说：老王爷被武松所擒，在汴梁刑场上受了凌迟之罪。杀父之仇，没齿难忘，他兄妹非报不可。为敬武松是个汉子，特托燕八爷传话。那意思是不想落暗杀之名。我见其声势浩大非同小可，随即日夜兼程，特来报知二哥。又怕二哥身残意懒，功夫荒废，故特意试试深浅。二哥的功力比以前更为精深，实在可喜可贺。

不过方丽珠艺精狡诈，来人必多，如何是好？依小弟之见可派人赴各地，集合往日弟兄决一死战，确保二哥无恙。”

武松还没来得及答话，石化龙怀抱酒葫芦闯进禅房，先给燕青见礼，然后严肃地说道：“八叔，我师父本应高枕无忧，事情全坏在你老之手。方丽珠本不知道我师父隐身此处，更想不到我师父断臂避仇反而能住在这游人众多的西子湖畔、六和塔旁的六和寺内。所以才故弄玄虚，利用你带路，好找到师父的隐身之所。这一来敌人不久即至。你老倒好，不帮自己弟兄，反而为敌人帮了大忙。”几句话说得燕青目瞪口呆，说得武松默默点头。石化龙接着说道：“我刚才打酒碰着一伙江湖人，行为诡谲，言语蹊跷，想必是方家来此。看来，事已迫在眉睫。请八叔陪着师父暂去虎跑寺一避，孩儿自己留下，相机行事，冤家宜解不宜结。说实在的，当初咱们不该去打方腊。都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何苦自相残杀？一场恶战，梁山众叔伯一百单八人只剩三十六个，正中高了偈、蔡京等奸贼的诡计。皇帝老儿贪酒好色，金兵逐渐南侵。早晚有一天，堂堂华夏必落金人之手，中原黎民更受刀兵之苦。所以依我看来，方家寻仇，咱们先退让一步，不能一错再错了。”说着，趁递葫芦之机向师父使了一个眼色。

燕青早羞得面红过耳，叹了一口气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听侄儿之言，我才如梦方醒，果然中了方丽珠投石问路之计，大错已成。不过，她若果真胆敢来犯，凭我燕老一把青铜剑、三十六支追魂连珠弩，定和他们一决雌雄——”正说之间，只见武松虎目猛睁，说道：“老八，远方客人已到，龙儿速去接客。”武松语未落音，石化

龙已乳燕穿帘飞身出外，武松燕青二人也跟踪追出。

淡淡星光下，只见一人抢步上前，口称：“在下柳和，奉铁狮山笔架峰总舵主之命前来投帖拜见。”说罢，随手交上一张贴儿。石化龙伸手接过，趁着月光只见上写寥寥几字：“杀父深仇，不敢不报。虎口余生，特来求见。”石化龙朗声说道：“在下石化龙，家师与师叔已久候多时，请方舵主相见。”

柳和忙说：“佛门净地，我等无缘久待。请武二爷赏光，到庙外一谈如何？”说罢，两双眼珠滴溜溜乱转。石化龙知他们怕寺内有埋伏，随回答曰：“既然柳寨主说了，可不能怨我爷们没有待客之礼呀。”言犹未了，柳和已纵身而起。众人相随来到武松刚才站立过的古松下面，猛见塔后闪出三个人来。两边的正是石化龙所见的两个穷汉，中间的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狮鼻阔口，一脸凶狠之相。

武松不等他们说话已抢步上前，单手打个问讯，口宣佛号：“阿弥陀佛！施主想必是山寨主方天豹吧？咱家有礼了。”话刚落音，那壮汉纵声狂笑道：“姓武的，你藏得真叫妙哇！害得小爷踏破铁鞋，苦苦寻找了五年之久。幸得你拜弟燕青够朋友，才把我们引到此地。没说的，那笔陈帐总该了结了吧。”说罢，又是一阵狂笑。

燕青勃然大怒，恨声说道：“怪燕青有眼无珠，引狼进宅了。那笔陈帐，我当债主自己勾销了呢。不是我武二哥有意躲债，是你们不敢见人。请想，世人哪有在这游人如云的宝刹圣地躲仇避祸的呢？那笔帐不就是一百八十多斤肉债吗？那一仗，燕八爷参加了。这帐，八爷一人全垫了。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没有个字据什么的，可别怪爷们赖帐。”燕青言

下之意是叫对方亮出兵器，动手厮杀。须知，这浪子燕青闯荡江湖多年，素以机智多谋著称，啥时候上过这样的大当？栽过这么大的跟头？今日被人捉弄，眼见自家兄弟濒临绝境，也难怪他要情急拚命了。

对方四人闻言，立即各拉兵刃围上前来。眼看一阵腥风血雨就要落在六和塔下，哪料武松竟然止住了燕青，挥退了化龙，自己抢步上前，单手打着问讯说：“方寨主，咱家不敢夸口，平生自认为是条硬汉，一向恩怨分明。令尊一口刀杀害梁山泊弟兄数十条人命，眼看刀斩大刀关胜，武二去救又被他刀断左臂——”武松本想说：“刀断我的左臂，被花荣暗射一箭，才落入宋军之手，”但见方天豹两眼喷火，虎视眈眈，知他们报仇心切，情知方丽珠兄妹厉害无比，不愿让他们再去寻小李广花荣拚命，当下把心一横，接着说道：“令尊刀断我的左臂，才落入我手，谁知皇帝老儿竟把他处以极刑。令尊的惨死，令武二日夜疚心，故而辞去了皇封，来此六和塔下闭门思过。不瞒方寨主说，我武二自幼闯荡江湖，也吃过六扇门的饭。俗语说‘车船店脚衙，无罪都该杀’可我武二不认这一套，因为我没黑过良心。只有令尊之事，第一我敬重他是一条硬汉子，宁死不屈；第二恨皇帝老儿听信谗言，心黑手辣；第三恨武二不该充当朝廷鹰犬，以至遗恨千古。所以灰心丧志，来到此地以终天年。天可怜见，方腊尚存一子一女，我武松死亦瞑目了。今日你们兄妹来得正好，武松绝不叫朋友费事，我自作了断，好去九泉之下向方腊的英灵告罪。”

灌口二郎神这番话说得言语铿锵，惊心动魄，震动了全场。方天豹手握锯齿刀，竟一时下手不得。其余三人也无不

为之动容，不由得对武松那种光明磊落、铮铮铁骨，暗暗佩服。

方天豹一看不行，向前跨了一步，恨声说道：“武松，你别猫哭老鼠假慈悲。杀父之仇，小爷焉能轻饶？你一个残废身子，活着有什么劲儿。打算轻松一死？你想得太如意了。小爷爷不穿你三千六百刀，难消我心头之恨。”说着话，手腕一翻，一口青光闪闪的厚背锯齿刀直劈下来。武松一个“跨虎登山”闪向左边。方天豹一刀走空，猛一翻身，手中锯齿刀拦腰横斩。只见武松那庞大的身影竟然往后倒去，来了个“平搭铁板桥”，锯齿刀从胸上扫了过去。方天豹一咬牙，又一翻腕子，锯齿刀下削双足。武松不光不躲，反而踏中宫直进。方天豹想把刀抽回，被武松用拇食二指捏住了刀背。方天豹连抽三次，没抽回刀来。这才知道武松身子虽残，功夫却委实厉害。正骑虎难下，忽听一声娇叱：“哥哥休得无礼。”柳和朗声说道：“总舵主到！”

武松一愣神儿，只见从六和塔后转出一个俏丽的身影。武松等三人都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一步。这时，朦胧的月光笼罩着六和古刹。金风飒飒，令人感到一股寒意。那少女来到武松等人面前，冷然地向三人扫了一眼，很沉重地说道：

“蒙武二爷手下留情没有赶尽杀绝，我兄妹二人才虎口余生，侥幸活到今天。况且，败军之后怎敢言勇？本不当再来寻你。但杀父之仇，愚兄妹绝不敢忘。此仇不报岂不被世人耻笑？他日九泉之下也要愧对家严。有心报仇，你又伤残一臂，岂不显得我们兄妹欺凌弱？今听武二爷之言，有意成全我们兄妹的一片孝心。我方丽珠叩谢老前辈的玉成之恩了。”言罢，盈盈下拜。

燕青闻听，不由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好个阴险毒辣的方丽珠！她这是激将法，用包着砒霜的甜言蜜语逼武二哥於死地呀。素知武松生性耿直，一言既出，绝无反悔。眼看武松要陷入绝境‘正在着急’忽听石化龙说道：“方总舵主，石化龙有眼不识泰山，钱塘门内竟然失之交臂。就凭你这一片孝心，也确属难得。怪不得能在十万大山之中独树一帜，钦佩，钦佩！”方丽珠微微一笑说：“刚才多有失礼，请石少侠见谅。”

石化龙一笑道：“我师父既不愿再动干戈，总舵主又以礼相待，一笔旧帐确实也该结清了。”燕青暗暗骂道：“这小子吃里扒外，怎么帮着人家逼起师父来了？”又听方丽珠说道：“如此说来，老前辈杀身成义之事少侠也是赞成的了？”石化龙正色说道：“徒弟怎敢违背师意？况我师父大义凛然，江湖上有口皆碑。我石化龙三生有幸，得列武氏门墙，怎敢违背江湖道义？”方丽珠满心欢喜说：“你们师徒大仁大义，确属难得，本舵主也真心佩服。”石化龙连忙拱手说了一声“多蒙夸奖。”

燕青的肚子都快气炸了，暗暗骂道：好小子，你咋不跪在方丽珠脚下磕头感恩呢？真是个贪生怕死的酒囊饭桶。刚想挺身而出，只见方丽珠一挥手道：“武老前辈，多谢成全了。请吧！”方天豹一行死死地盯着武松师徒，立等武松自作了断。燕青反手抓住剑把刚想按绷簧抽剑，做梦也没有想到石化龙竟向方丽珠问道：“方总舵主，我想请问一下，当年恩师擒令尊之时，是在断臂之前还是在断臂之后呢？”方丽珠随口答曰：“当然在断臂之后。”石化龙接着说道：“这就奇怪了！当时二人棋逢对手各不相让，那可是殊死的拼斗